

我的麻雀没回来

司马小萌

我的麻雀没回来。一个冬天我都在等。说等，有点夸张。但是，多少个夜晚，还没入睡或者刚刚睡醒，我会习惯性地竖起耳朵听动静。它们的窝，曾坐落在我的主卧卫生间的通风管里，为此我一直不敢开机换气，怕惊扰了它们。

坦白地说，称它们为“我的麻雀”，虽然只是一厢情愿，但也不是没来头的：自它们的窝被邻居发现，我又及时拍到照片，自恃与它们有缘；于是单方面决定，把俺家这个通风管“拱手相送”给麻雀们。

北方的三四月，是麻雀繁殖的第一季。去年此时，刚出生的小家伙在通风管里的“噗噗”声，让我这个“福尔摩斯”有了“循声破案”的实践机会。虽说当时“案”没破了，并最终由邻居代为完成，但毕竟是“司马探长”首先发现蛛丝马迹的。这一寻踪过程，为俺的非职业生涯，增加了一个小小的吹牛机会。至于麻雀们当时发出的声音，是不是小家伙在窝里练习扇翅膀？请允许我“合理想象”一下。

麻雀的寿命比较短，成活率不高。据说八只只能飞的雏鸟中，只有一只能活到传宗接代。纪录中，最老的麻雀只活到十一岁。麻雀必须有窠穴庇护才可过冬。要是没有栖息处和食物，在零摄氏度的气温下只能活十五个小时。

上面这些，是我从网上查出来的，更增加我对这种小生灵的“怜香惜玉”。虽说麻雀不属于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范畴，但是被列入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00年8月发布的《国家保护的



一寸光阴 白果 摄

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。因此，不可以猎捕、出售、收购及食用麻雀。请告诉你家隔壁老张老李老刘老陈老……违规的事别做。

有人说：麻雀，形不惊人，貌不压人，声不迷人；灰突突的，连拍照都不上镜。为什么还能赢得你的大肆吹捧？告诉你吧，麻雀的顽强，很是惊人；麻雀的团结，更是动人。

一次在停车场，几只麻雀飞来觅食，我发现有一位“独腿将军”，一条腿蹦跶着找食。看它“站有站相”“跳有跳相”，麻利灵活，一点不比同伴差。那勇敢讨生活的样子，震撼到我了。“雀坚强”，我写道，随即把照片发到朋友圈。

还有，只听说过“好斗的公鸡”，你听说过“好斗的麻雀”吗？从没见过麻雀打群架。这些小家伙喜欢群居，秋季时，常常形成数百只乃至数千只的大群，人称“雀泛”。而冬季，则结成十几只或几十只一起活动的小群，扎堆觅食，叽叽喳喳。在麻雀居住集中的地方，当有人入侵鸟类时，它们会齐心协力将入侵者赶走。所以就团结而言，是人类学习的榜样。

至于今冬我的麻雀去了哪里，唠唠叨叨、碎碎念之后，突然觉得，不用担心，它们肯定饿不着冻不着。记得去年发现麻雀住我家排气管时，周围有几位邻居表示，她们家的空调管道，也已成为麻雀的安乐窝。好人哪，好人。

当越来越多的地球人认识到保护动物的重要，这个世界就朝安宁迈进了一大步。

我心里喜欢上了野樱花。像新识一位气息相投的友人，心底藏着欢喜和珍重。

离开修水时，依旧是坐车，一路经过高低盛开着野樱花的连绵群山。我终于憋不住了，跟开车的师傅说起野樱花，我想探听到关于野樱花更多的细节甚至是赞美。

这里山上这么多的野樱花，到夏天，你们上山的话，一定可以采摘许多野樱桃了？我试探着问。其实我对我的猜想十拿九稳。

野樱花不结果子。开车师傅淡淡的语气。

啊？怎么会呢！

是的，只开花，不结果。开车师傅毫无跟我争辩的心思。

我愕然不已，一时接不上话来，只觉得那晨曦时的林间烟岚漫进了我的心里，心上一片怅惘。这么美，又开得这么早这么勇敢，竟然不结果！

我想了半天，以我有限的植物学知识开始反驳：不会不结果的。只要开了花就一定结果。否则，那山坡上零零散散生长的野樱花怎么繁殖？

是的，也结果，但果子又少又小，小到没人看得上，所以，在我们这里，野樱花等于是不能结果。开车师傅向我妥协了。

但我的心依然像被不小心灼过，有隐隐的疼，不敢再提野樱花。仿佛一提，一段梦就出水碎了。

多少年了，我始终只认一个理：春天来了，花就会开；花开了，蜜蜂就会来……然后，蜜蜂会传粉，雌雄花蕊来相会，夏秋之季花树会结出甜香的果子。

我怎么会知道：有时，开花也是惘然。

野樱花，在早春的薄寒里，不管不顾地开，不过是，囿囿着开了一场。

那月色似的野樱花，那薄雾似的野樱花，那么轻，那么白，风一抹就碎的野樱花啊，在早春开成微茫的眼神。

尘世阡陌，徐徐而行中，还有一种风景，就是花会开，但没有结果。山里的人，早认得了，我至今才认下。

春天里的歌手

贺有德

春天本是歌，天地间交响曲，万籁有声，在深邃的长空，在辽阔的大地，缭绕萦回，千万里，千万年，循环往复。

冬天睡了，春天醒了。一个翻身，几声长啸，春雷响，春风起，春雨生，如一串过门，在天地间响起，这是伴奏。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还有花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如一幅画卷，在天地间铺开，这是背景。

就等歌手们登场亮嗓。

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做声？春天里的第一位歌手，当是那些鸟儿们。

“嗷嗷——嗷嗷——”如敲檀板，底气足，有金石声，那是喜鹊，喜鹊报喜春来早；“恰恰——恰恰——”早莺争暖树，娇莺恰恰啼，亮起金嗓子，唱出春天里的春情；斑鸠也在早春时节，絮絮叨叨，说着春天的情话；连杜鹃，也唱起了朦胧诗，是“不如归去”还是“我也爱你”？鸟儿们爱群聚，小合唱，大合唱，“嗷嗷喳喳”“啾啾啾啾”，争相放开嗓子，各种鸟音，各种调门，对着春天抒情起来……

在鸟鸣声中起来，去林间，去公园，去河边。驻足听，抬头望，听得见鸟鸣，却看不见鸟儿——这些鸟儿们，羞羞答答，隐身在青枝绿叶中。仰望天空，天空似乎染成了绿色，不经意间，枝叶间掠过鸟儿们矫捷的身影，倏忽不见，只有清脆的鸟鸣在飘荡。

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，以鸟鸣“比”“兴”，而喻爱情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鸟鸣穿越时空，在大自然里自由自在，与人类相依相随，吟唱不衰。杜甫寓居成都草堂，闲适时沿路漫步，“自在娇莺”的声声“恰恰”，让饱经忧患的诗人沉醉，流连忘返。“好鸟相鸣，嘤嘤成韵”让吴均感慨：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返。”尘世俗念，名或者利，在鸟鸣声里土崩瓦解，如烟似雾，随风飘散……

大鸟小鸟都是云间歌手，山间歌手；青蛙则是田园歌手，草根歌手。

蛙儿们一旦睡醒，似乎再不消停。每天清早，在蛙鸣声中醒来，声声清脆响亮，极富节奏感，繁多而不紊乱，在城里的角落，在乡村的原野，毫无顾忌，带着野性。大白天，绿杨树下养精神，青草池塘如虎踞，纵横田野似练兵，蛙鸣起伏，错落有致。还伴随着蛙跃，或者蛙泳，蹲在田间，或浮在水面，前掌不停舞动，仿佛自我陶醉。鸟儿们在田野飞过，或者在树上小憩，歌声飘荡，蛙儿们完全不理睬。黄昏，黑夜，鸟儿们累了，各自安歇，这些蛙儿却不累，冬眠养足了精神，昼夜不停地唱着春词。此刻，黑夜蛙鸣，蛙儿们一继春天的江湖，其余万物，皆是听众，在蛙声里入眠。

花朵为春天而开，蜜蜂为花朵而生。春花开，蜜蜂来。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，每朵花都是蜜蜂的远方，也是蜜蜂的幸福驿站。每次乘兴而去，乘兴而归；征途，归途，花朵是蜜蜂的舞台，“嗡嗡”是轻音乐，也是蜜蜂独特的旋律，与春天对话。

鸟、蛙、蜂，在春天里，以自己的姿态，以自己的声音，更赖春天独特的伴奏和背景，歌唱大自然的春天，也在歌唱自己生命的春天。



才识野樱花

许冬林

春天去江西修水。

朋友开车载我去看大山深处的一座廊桥。只是，在去廊桥的路上，我的目光已被山上远远盛开的野樱花给绊住了。

起先不知是野樱花。只是看见乱山葱茏中不断浮起一片一片的粉白或粉红，以为那是杏花。肯定不是桃花。桃花太艳，气不静，不够野逸冲淡。

那样的一片片粉色花儿，浮在莽莽苍苍的绿色之上，显得轻盈又清寂。像月色，疑是昨夜月明星淡之时走丢的一片月光，晨曦时没来得及溜回天上。又像一片蒙蒙的雾——那花开得有云烟之气，让人担心风一吹，团团的花树就会倏然消隐。

我举了手机，不断地拍。车子在深山里的公路上兜兜转转，我拍到了各种姿态盛开的花儿。它们或从山顶的岩石上瘦瘦探出枝桠来，然后疏疏打开花朵，开得又危险又万众瞩目。或者是密密陷身于深厚广大的绿色里，倔强地举出一顶的粉色来，仿佛呼喊着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它们大多不成片，不是漫山遍野地盛开。它们像村落，一户一户的人家，一盏一盏的灯火，自己照亮，也遥遥相望。

那是杏花吧？我问。

不是。那是野樱花。朋友淡淡一答。没有丝毫要向我隆重介绍的意思。大约野樱花在那里实在寻常。

山下溪水潺潺，山上林木苍苍，林间晨岚弥漫，这些景致，似乎都远胜于野樱花的开放。

好美啊！我觉得这美里还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勇敢。彼时，山下人家的庭院后，春气微寒，桃李尚未发。